

共话诗歌现代化

——广西青创会诗人的探索与碰撞

□李道芝

“诗歌的现代化探索需要我们共同思考、相互启发。大家可以畅所欲言,不要过于拘束,即使彼此不熟悉,相信在网络或刊物上也是见过的。”3月26日下午,在酒店三楼巴黎厅召开的“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”座谈会上,召集人刘春向与会者提出殷切期待,希望大家敞开心扉、真诚交流,让思想的火花在这里碰撞,让诗歌的未来在这里孕育,共同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贡献广西力量。

座谈会在温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,欢声笑语中不时迸发智慧的火花。曾参加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、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的诗人陆辉艳在发言中指出,现代化常被理解为物质的进步,但诗歌的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,关乎文化、思想与审美。她认为,诗歌的中国式现代化需平衡传统与现代,赋予旧意象以现代意义。当下现实充满焦虑与碎片化,但对另一些人而言,它意味着独立意识与新的想象力。创作应与时代同频,捕捉流动的真实,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诗性表达。她进一步提出,每一次诗歌创作都如同写下人生的第一首诗,需以“初见的激情”面对世界,这或许是创新的关键路径。

钟世华、李富庭、安乔子、唐允等诗人围绕广西诗歌的现状与挑战展开讨论。召集人庞白以轻松幽默的方式鼓励大家:交流贵在真诚随意,有想法尽管提!钟世华从评论视角建议加强诗歌批评建设、优化扶持机制、拓宽青年诗人平台;李富庭以现实表达、创新路径、传播方式、语言挑战、形式探索五个关键词,探讨如何让诗歌更贴近时代;安乔子肯定广西诗歌地域特色鲜明,融合山水、民族与东盟文化,但也指出需突破边缘化困境,提升全国影响力。

讨论中,诗人们既直面现实困境,也分享创作心得。唐允提出真实性、独特性、开放性的诗歌三原则,在坚守自我与包容差异的辩证中,回应诗歌从精英化到平民化的时代转型。王冬在桂林的山水雨雾与地方文化浸润下,其写作始



座谈会现场。 罗添 摄

终探索如何将地域体验与现代精神结合;覃淑霞分享跨界联动经验,通过诗歌与歌舞剧、话剧融合,构建更丰富的艺术表达;牛依河、费城、余浩玉等则呼吁公平扶持新人,拓宽发表渠道,激发广西诗歌的创新活力;罗永胜、周楷棋、梁圣易等围绕儿童诗歌的创作实践、AI对文学的冲击、格律诗的困境与青年创作者的主张等展开

多元探讨,既揭示了诗歌在传承与革新中的复杂张力,也为文学的未来图景提供了前瞻性思考。

整场讨论既有对本土传统的坚守,也有对未来的锐意开拓,不仅梳理了广西诗歌的现状,更昭示着在山水与时代之间,广西诗人正以笔为刃刻写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行走的诗意与复调的生命叙事

——陈爱中诗集《灯花与荒原》印象谈

□季 凤

从东北哈尔滨到西南南宁,近似“胡焕庸线”上的城镇,乃至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足迹,皆被纳入诗行。这些地理空间不仅标记了作者20年来学术与创作的轨迹,也揭示了他自喻为“行走的瓦片”的深层动因:通过个体生命体验与不同地域文化记忆的相互印证,形成多地域多时空的复调叙事。

第一辑“落雪·蝴蝶”以“雪”为核心意象,构建了一个独属于诗人的“雪国”。雪不仅是自然物象,更被赋予情感隐喻与哲学张力。例如:“枯干的树枝是否会因雪花的拥吻而想念/生机勃勃的春天”,以雪的短暂映照生命的轮回,在历史重述中隐含生机;“这个春天的雪让我想念所有的细节”,诗中“母亲遗落的鞋子”“父亲送别的眼神”“小脚老太的跋涉”等细节,让雪沾染人间烟火,化作“旧日子的绒毛”;“会想起肖邦,在一个寒潮即将到来的夜晚/理智是虚空的,雪也会悄然降临”,以雪的静谧呼应内心的愕然与忧伤;“童年飘落的纯白的雪/和缺席的那个人,一起到白头”,雪的温暖底色中,思念被赋予幸

福的重量。在《开往雪国的列车》中,“一场下了很久的雪挤压在严寒里/没有消失的信仰”进一步凝练了北方精神的深刻与隐忍。诗人以“雪”“松花江”“剪纸”等符号,完成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诗意提纯。

第二辑“月光·雨水”则转向温润的南方,以“月光”“小巷”“木棉”等意象展开叙事。诗人雪般剔透的灵魂与南方的风景、历史交融,个体记忆在江南烟雨舒展。《邕江的记忆》中,江水、月光、白鹭等意象共同编织南方诗境,“我后来常常浸润到月光里/看银色如水倾泻”,诗人的个体体验与地域历史在此同频共振;写柳州时,“扶柩的刘禹锡一定不会想到/落地生根的回返/会让这座城市遍布柳州”,柳宗元的历史命运与当代城市时空混融;黄姚的石板路上,“看司马峨冠博带走过去/看出嫁的新娘飘过去/看农人吱吱呀呀地颠过去”,古今身影在月光中重叠,历史的厚重与个体的渺小形成张力。

这些意象的选择,既源于诗人匠人之子的漂泊、留学乡愁与南北迁徙的生存体验,也暗合

中年的生命顿悟。例如:《木棉》以“花开后叶绿”喻中年生活,“零落成泥碾作尘/忘掉自己”;《中渡古镇》中,“四月已过去/我们习惯于残忍塑造的一切/绿叶飘落时并非秋天/只是过于孤独”,现代人的精神漂泊与家园失落被刻入诗行;《无垠的月光》《秋日》《黄姚》等诗则通过“童子面茶花”“玫瑰与月季”“河边烟火”等意象,呈现南方的静思与恬淡。

诗集的深层理路在于:背包客的形单影只与书斋阅读的精神孤独互为镜像。在南北、内外的往返中,诗人始终直面生命的漂泊与孤寂,并试图重建生命观,“我们都是轻如尘埃的旁观者”(《黄姚》);“独守月亮铺洒的宁静/时间敞开了,看到芸芸众生”(《众生如落叶》)。诗歌的魅力,或许正源于它能在喧嚣的荒原中,为心灵点亮一盏灯,照见归途。

艺术上,诗集以质感而留白的语言解构传统意象,通过隐喻的滑动拓展诗意空间。例如:“雨天,城市边缘/邕江水欲瘦还瘦/三角梅盛开,看不到人”,寥寥数笔勾勒南方雨境的静谧;“子夜的小镇灵魂才是活着的”,语言的对比中迸发张力;“时间被磨成一道光影/古榕树亭享如盖”,岁月流转与生命恒常的辩证跃然纸上。

正如序言《灯花的影子》所言:“灯火在荒原中闪烁,时间的闪电划开孤寂的夜幕……荒原借此郁郁葱葱。”所有的诗意,终将回归这片大地与荒原。而行走与书写,正是那黑暗中熠熠生辉的灯花。



▲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《灯花与荒原》。

最近出版的《灯花与荒原》是陈爱中10年来诗歌创作的精选结集,分为“落雪·蝴蝶”与“月光·雨水”两辑,收录诗作180余首。诗集以地域行走为脉络,将历史人文与个人体验熔铸于诗性哲思之中,在对话与互文的复调叙事中,呈现生命行旅的诗意经验。

《灯花与荒原》的地名谱系广阔而多元,

河流与大海的哲思

——韦佐诗集《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》读后

□黄俊怡

印象中,韦佐在写作上趋于多元。他最新出版的诗集《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》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110多首诗作,是其将思想融于诗的一次集中呈现。

韦佐居住在广西的海滨城市,大海赋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热情。他深爱这座海上清晨雾气氤氲、宛若仙境的城市。这里从不缺少浪漫与抒情的氛围。然而,读完这本诗集后,我得说,韦佐并非一名浪漫主义诗人。他的诗歌大多趋于理性,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富有哲思的诗人。这源于他对悠久的道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涉猎与心得。这些思想融会贯通,光芒内敛,隐于诗行之间,使他的诗歌在思想内涵上独树一帜。

水是生命的源头,也是韦佐诗歌中的重要元素。它包含了河流与大海,其轨迹从河流缓慢地推向海洋。在诗的意象中,防城的一条江、一条河,成为韦佐溯本归源的物指。例如,在《在防城江入海口》中,他追寻合浦郡古老而厚重的历史,表达了对深厚文化的认同。

水具有巨大的包容性,亦兼具柔性于居下的特性。韦佐以“一条河流推动大海”的“缓慢”情态,展现出水的无限张力。从河流到大海,是必经的路径,也是贯穿诗集的一条主轴。二十七年来,伴海而居,他对大海可谓一往情深。读韦佐的诗,能明显感受到大海的浓烈气息。他写海,集风、海鸥、船只、航灯、大雾、马达声等意象于一体,描摹出一幅鲜活的海上蓝图。然而,韦佐笔下的海并不张扬,甚至写风声时亦有一种平静,更多呈现的是海在月色下柔美的一面。

当然,风不可能永远平静。韦佐在风静与风起之间取得某种平衡,既不任其肆虐,也不任其一味飞扬。《一些石头把风压低》是一组写海风的诗,在他的诗歌意境里,大海辽阔,海滩温和,而瓦房在海风来袭时,总是额外负重。这种负重,是一种自我防御。《和蓝和解》进一步深化了主题,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。星级酒店的玻璃幕墙能抵抗风暴,但诗人更强调防御外力的重要性,进而表达与“风暴”和解的哲思。《礁岛即景》中,成年的蚝蚶外壳带刺似刀,却包裹着最柔软的心。诗人以物寓理,借物咏人,在刚柔相济中维持着平衡与克制。又如《石壁的箴言》,以一块石头透视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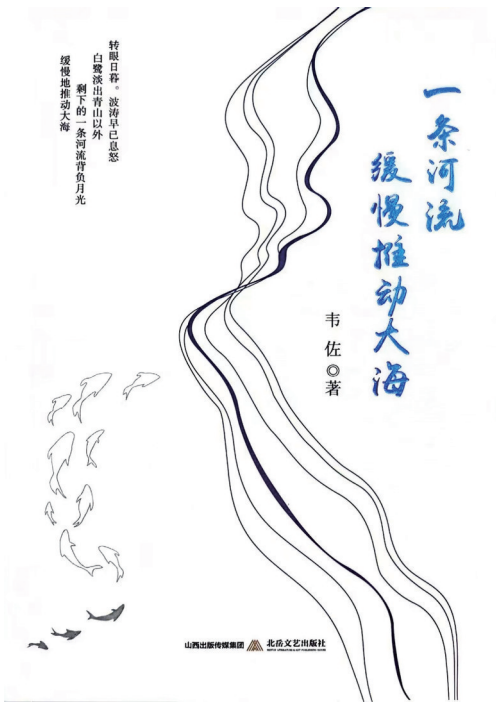
生深刻的道理:石头受地球引力牵引,必然背负整个海洋,“一同承受月光旋转的重量/像永远的卧底,功名深藏。”这组诗将石头的藏与拙、防与守娓娓道来,极具现实启发意义。

诗歌的感染力取决于其内涵与哲理,在这一点上,韦佐深思熟虑与思想深度。他的诗歌以柔制刚,常出现月光、夜色,以及“夜里撤退的大海”等意象。在《最低处那片月色》中,“如似今夜/大海在此功成身退。”相较于白天的波涛汹涌,诗人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大自然的规律。“最低那片月色/有如万物臣服”,道出天地万物如水往低处、月色谦卑无为的特性。此诗中,物我交织,契合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反映出诗人以水悟自然之道的哲思。

韦佐的诗蕴含二元对立的意象,如显与藏、石头的坚硬与风的柔软。这与他受传统儒道思想的熏陶有关,也影响了他的诗观。正因秉持谦卑,他的诗歌境界有别于大多数诗人,亦彰显其高尚情操。如《旧船博物馆》中,白鹭低飞,“芦花晃动像频频赞美”,某种意义上,正因为低下,方能济物。

韦佐在诗中融入了对生活的深刻感触,其透彻的感悟常令人共鸣。《厨中的寂静》以电饭锅蒸饭为引,抒发对生活的体悟:“所谓胃口,不过是回忆的重复/所谓生活,不过是一锅白米粥/是短暂的沸腾/及其此后,长久的沉默。”此类诗句击人心扉。它揭示饮食无非是身体所需,生活的本质原本简单,人活着的目的并非无穷尽地追逐欲望,而“沸腾”过后终归平静。《虚拟的圆形》中,“生命不过是被借用的时光量筒/渐渐被注满,而后自动清空。”时间的有形与无形,“有”与“空”的辩证,在其诗中比比皆是。《鹈鹕,一座虚拟的山谷》则以实写虚,借“咕咕”鸟鸣的“高亢”“咏叹”“沉吟”,隐喻人生起伏的常态。

从诗歌色彩看,韦佐偏爱白色基调,如白鹭、白雪、白云、梨花白等。《浮金》中,他将物质(黄金)解读为“一笔虚拟的财富”,而更注重声誉的清白;《余生的白》是“月光灰烬落在头顶的白”;《花香的颜色是白色的》中,白是怀旧的、纯粹的白,亦是诗人自我心声的袒露。这种“白”坦率而真诚,其价值取向如一股奔向大海的清流。



▲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、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一条河流缓慢推动大海》封面。

韦佐将哲学思想与诗歌完美结合,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,这在当代诗歌写作中尤为珍贵。现当代以来,诗歌深受西方诗潮影响,而韦佐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实践,凸显了其无形的文化价值。可以说,这是一本蕴含深邃文化内涵的诗集。